

「意志」的見證

●尤世賢

沒有人會相信她是曾被宣告僅剩半年生命的人，她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，而她所熱愛的慈濟志業，也張開雙臂迎接她歸來，看她大街小巷穿梭慰訪貧戶，神采奕奕、忙得不亦樂乎的模樣，這樣一位可愛的「蒙古大夫」，以她對世間與眾生的熱愛，成功的治癒了自己。

如果沒有發生這件事，我不會如此珍惜生命、把握所有；因為我真正體會到了面對死亡的恐懼和漫漫無期的等待。

理直氣壯享受青春

高三那年，正如所有同年的學子般，我面臨了升學的壓力，克制想飛的情緒，往往抱著一堆書，目光卻茫然渙散，滿腦子的奇情幻想。亦如十七、八歲的女孩一般，迎著風，裙裾飄飄的走過目光嚴峻的老師面前，依然吱吱喳喳的輕狂。我們是如此理直氣壯的享受著。

某天放學回家，我如平常把一身疲憊攤在沙發，享受片刻的清靜，讓一天的不快、忙碌、不安緩緩沈澱，卻看到母親正忙著收拾一些簡單的行李，我直覺的認為母親將有遠行。母親常為慈濟的工作忙碌，不在家的次數也很頻繁，但此刻母親卻告訴我——她今晚將要住院接受手術。她的神色如此平靜自然，彷彿只是告訴我一件無關痛癢的事；又彷彿只是跟我開個玩笑罷了！而我卻從沙發中驚跳而起，恐懼也從心底一點一點的漫開來……我感覺生活中將會失去些什麼，且似乎也會增加些什麼！

送走母親之後，獨自坐在逐漸被黑幕籠罩的客廳，在奇特的靜謐中，忍受如蟻噬般的煎熬。

突然加身的重責大任

翌日清晨，我被一通電話驚醒，拿起話筒，那端傳來父親急切的聲音，我頓時清醒而慌張的期待著，多希望這是通報喜的電話啊！但父親卻告訴我，母親昨夜手術狀況不佳，已轉診至成大醫院，等待進一步的觀察及再一次的手術……

話筒那頭，父親的交代不停地傳來，我無意識地拾起筆，不停地、力

不從心地寫著：這是病房號碼、那是緊急電話、通知在台北的哥哥……腦子裏充斥的盡是密密麻麻、層層疊疊的扭曲符號；我完全無法將他們拼湊成完整的句式。我的情緒一下崩潰了！無法控制地淚流滿面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怕這突然加在身上的重責大任；怕那毫不留情的死神判官；怕那突然從我指縫間流失的青春歡樂……。

話筒傳來結束通話的訊號，我開始孤獨、無助地接管這一團混亂，帶著深深的恐懼，彷彿走入無止境的黑暗。

那天下午，我終於見到滿臉倦容的父親，他不再像平常那般鎮定，眉宇間有股說不出的憂慮；一雙眼睜得大大的，彷彿極力要克制那濃烈的睡慾和疲倦。而後每天，我總見到父親帶著這副臉孔，匆匆的交代和消失。

神經像繃緊的弦

沒有人說得明白母親的狀況，我開始陷入極端的恐慌和莫名的臆測，我甚至懷疑母親是否還在人世……但我很快就將這種想法丟得老遠，強迫自己接受「母親是很堅強的」；我每天依然忙碌於學校、補習班、家裏，讓自己沒有多餘的時間去胡思亂想。

漸漸的，我變得暴躁敏感，輕微的小事也惹得我大聲斥罵；我的神經像繃緊的弦，只要輕輕一碰，就會歇

斯底里的大亂。膽小的弟弟更顯得畏縮，無法親近；原本嫌小的房子突然顯得偌大冷清。當時，住在我家樓上的兩位同班友人，見我如此，常自告奮勇的幫我張羅家事，陪伴我們姊弟度過漫漫無期的寂靜夜晚；她們每每在清晨睜眼就要捉狹我一番，好讓我有些歡樂的時刻。她們的友情像是黑暗中的一線曙光，母親的病促成我們一場至交，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，即使在兩年後的今天，我們的交情益深，而感覺還是如當時般新鮮。

殘酷的檢驗結果

過些時日，父親告訴我，母親要接受第二次手術，此時大哥也請了假回來，一時親人的團聚，讓我好似鬆了口氣，也增添許多信心。但他們父子常祕密的不知談些什麼，而大哥有時竟淌下淚來，令我有些不知所措。

母親手術當天，我的一顆心懸得老高，每每電話響起，就緊張得要撞翻茶几。整個手術進行了十個小時之久，而母親的卵巢、子宮全部切除，取出的腫瘤重達十五公斤，尚待進一步化驗。此時我才知道原來父親擔心的，是懷疑母親罹患癌症，我們一家緊張的等待化驗的結果。

結果是殘酷的——母親罹患癌症，醫師說大約僅剩下半年生命。我們雖早已作了最壞的打算，但真正面對

這個結果，仍然震懾不已。

我終於見到闊別已久的母親。躺在病床上的母親，瘦弱無助、萎小蒼白；鼻子通了管子，手臂上吊了點滴，一臉倦容，見到我僅面無表情的睜了睜眼；問話時即使靠得再近，我也分辨不出她蠕動的嘴唇想表達些什麼。病床上的母親像一尊沒有血液的石膏像，探病的人來來去去，彷彿與她毫無關係，她僅是一具提供驚歎號的模型，讓所有探病的人都帶著詭異而近乎默哀的眼神離開。那幕情景我是永遠也忘不了。

母親央求：「我要回家！」

至此之後，我生活中奔波的地點又增加了醫院，但這至少減輕我的恐懼，因為我可以知悉母親的狀況。

那一年的耶誕節，父親出人意料地買了一株會隨聲音搖動的耶誕樹，「耶誕節，病房靜悄悄的，怪冷清的心。」父親如此解釋。他這般感性的心，令我動容；病榻上的母親親懷的笑容，不停製造些聲響讓耶誕樹搖晃。深綠色的耶誕樹掛著形形色色的小飾品，顯得熱鬧非凡；五彩的燈泡襯飾著搖晃的樹影，光影流離，絢麗閃動。我的心情也跟著那一閃一滅、一滅一閃的燈光，一下歡喜，一下哀愁。

醫師說母親必須接受化學治療。我們不顧母親的反對，把她的拒絕視

為無理取鬧。而此時我的課業開始繁重，因此也減少探病的次數，我亦一廂情願的相信，接受化學治療一定對母親更有幫助。

就在第一階段的化療將結束時，我再次去探視母親，她的狀況沒有我想像中的好，整個人萎縮似的枯乾蒼老，頭髮大把大把的脫落，肌膚竟似老人般的皺褶遍布、鬆弛無力，一時間，我百感交集，而母親竟似見到救星般的緊緊捉住我的手說：「我好怕，好難受，我要回家！」

母親這般哭訴，聽得我痛徹心肺！我們的堅持，給母親帶來何等的痛苦，她像將萎落的枯葉，所能依附的一小截樹幹，卻又拼命的甩脫搖晃，要陷她於無盡深淵，我驀地驚出一身冷汗。

那段時間，家中陷入愁雲慘霧的矛盾中，熟稔的和成熟的；確定的和猶豫的；有心的和應酬的；專業的和湊趣的……；七嘴八舌的意見使得我們無所適從。最後，我們順從了母親的意思——把她接回家來。

戰鬥力從她臉上發散出來

母親悄悄歸來，她戴著一頂保暖的毛線帽，清瘦的臉龐，兩隻眼睛溜溜的睜著；她像好奇的孩童，東碰碰、西摸摸那些她從前每日擦拭的桌椅、家具。母親緊抿著嘴，忍受著傷口

的劇烈疼痛和化學治療的不適應，步伐蹣跚、頻頻跌倒，卻固執的不要人攙扶。我看著她在佛堂前焚香祝禱，神情彷彿清朗許多！我突然覺得一股莫名的戰鬥力，從母親臉上發散出來，也蔓延到我的心坎裏。剎那間，醫師的警告、半年的期限，都離我好遠，我彷彿見到好景在前，一片光明燦爛！心胸頓時開闊。

母親回來後，每日的按摩工作就落到我肩上；因為化學治療的不適應，母親的骨架每日酸痛，再加上病後蒼白、無力、鬆弛的肌肉和稀疏疏疏的頭髮，讓母親一下蒼老許多。

好一段時間，母親就這樣躺臥在床，此時的母親，連舉步行走都嫌艱難，更遑論沐浴如廁，因此家裏也有好一陣子的手忙腳亂，但我卻甘之如飴。而那半年的期限，卻像重錘一般砸在心上，隨著日子的流逝，也就敲得更沉重、更難受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母親可以下床行走了。每日清晨，當空氣還飄浮著冷冽、蕭瑟，當我們還沈睡在睡夢裏時，她就起身獨自扶著牆壁，危危顛顛的練習行走，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。起初，我偶爾驚醒，會被她給嚇著，因為這時母親的模樣是有些駭人的，像鐘槓怪人般的佝偻著，讓我時時以為家中來了不速之客。

漸漸的，母親的進步顯示在她的

靈活上，一些日常瑣事她已能得心應手的掌握，而她的身體也益發強健起來，當我替她按摩時，可以感受到她日益恢復的彈性和柔軟。我覺得，母親好像在證明些什麼，而我的欣喜大於疑惑，我不怎麼深刻的去思考。

我益發感到母親的堅持是對的，也不再去想母親會在茉莉花開得滿坑滿谷，空氣瀰漫著馨香溫暖的六月離開人間；而母親的主治醫師，也訝異於母親這樣頑強的生命力，那股定要推翻他診斷的堅強。

農曆年節熱鬧開闢的過去了，寒假也平平淡淡的溜走了。新學期開始後的一個月，母親在同事的歡呼喝采中，重新回到工作崗位；母親所熱愛而奉獻的慈濟志業，也張開手臂等待她的歸來。一時間，母親彷彿又回到從前這樣大街小巷的穿梭、訪貧、慰問，看她忙得神采奕奕，不亦樂乎的模樣，即使休養的時間仍佔據她生活的大部分，我們卻已心滿意足，而且益加欽佩母親——這樣一位可愛的「蒙古大夫」，成功的治癒了自己。

重著藍旗袍挺立在陽光下

今日的母親，沒有人會相信她是曾被宣告僅剩半年生命的人，每每提及母親，我腦海中就會浮現這樣一幅畫面——母親穿著一襲代表慈濟功德會的深藍色旗袍，豐腴的身軀把衣服

襯得舉挺好看；領口的法船徽章在陽光下閃閃發光，流轉著各樣色彩。新生的頭髮油亮柔細，用髮網挽成一個光潔的髻；行走之間抬頭挺胸，步伐穩健，雍容大度，竟會引人注目。

在慈濟所舉辦的義賣園遊會上，一如其他忙碌的師兄、師姊般，她穿梭在人羣中，用輕柔的語調介紹她所全心付出的信仰，她的神情如此祥和、專注，情緒如此激昂，她的眼神自信而充滿對未來的期待，有如寶石般

的燦爛耀眼，讓人迎著她的目光，就要全心投入她所相信的、跟隨她所熱愛的。她講演的詞句，如此深刻雋永，感人肺腑，聆聽的羣眾竟要為她淌下淚來，我每每在旁陪伴，見到母親這般富有生命力的模樣，也跟著振奮起來。

我時常在想，母親認為是慈濟精神使她振作起來的想法，其實是她一派謙和的說辭，我總相信，那股力量是來自她生命中潛藏的積極、樂天和

自信，推動她克服身體上的病痛，重新開創她生命的天地；我也相信這是因為她對這世間的愛，使她毫不猶豫的武裝起來，去反擊那雙企圖奪取她生命的手。

我是如此相信而欽佩母親——一個堅強的女子，一個由她親手締造的傳奇！

（本文作者為台南委員郭秋華之女）

閃亮人生

◎郭秋華

雖然醫師斷定我只有三至六個月的生命，但是每當看到公婆憂傷的眼神和蹣跚的步履，每當體受著身邊一分分的菩薩情、眾生恩，教我今生此世何以爲報？我不禁暗自發願，生生世世都要報答眾生恩。我每天激勵著自己，要有信心、要更有勇氣活下去，對這假合之軀，我有把握延續它的「使用權」。

我

生長於府城台南，育有二子一女，服務於南英商工補校教學組迄今已十餘年。民國七十七年，同

事亦是慈濟資深委員的王貴美老師，正為慈濟醫院建院募款在校園展開勸募行動，那時剛接觸佛學的我，覺得

這是件好事，因而亦隨喜加入。

「被需要」的感覺如此聖潔